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秦　朴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子執矣不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告也不書葬有怨也

宋人伐陳

宣十四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則傳不見二國

致釁之由意亦晉令乎但陳侯前逃鄬之會晉之過也今楚弱矣綏之以德可以得陳遽使宋伐之乎且陳近宋宋實利之假晉以濟其私耳蓋參譏之書人將卑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蒯因田而被辱自取之也蒯欲伐曹而石買乃為孫氏役乎買石碏之後碏討賊而買黨賊愧其祖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捨成而圍桃蓋出魯不意且君臣同來分圍二邑更使魯兩不相顧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亂宗室國討不加懼而出奔失政刑矣且陳為宋之仇國而臣託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見執嗣子在喪而又伐魯是濟惡

也直書而罪著矣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罪也然當問之於衛今因使於晉而執之

失討罪之義故書行人以著其失且買伐曹承孫氏之意耳孫甯又有逐君之大惡乃捨大治小庇孫甯而責買乎執復不歸京師故斥晉人以罪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

六伐魯而四圍邑矣蓋晉悼既歿齊思争伯故挾莒邾以病魯以為魯服則東方定可以與晉爭衡矣不知無德禮而為暴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暴甚矣晉侯帥諸侯討之齊禦諸平陰畏而遁遂進圍其國書同圍猶云共圍也言其勢甚盛而齊幾亡也著齊之自取也杜預以為同心非也彼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亦皆屬齊矣畏晉而不敢不來豈同心之謂哉齊圍魯邑晉圍齊國是效其所為而又甚之也聖人惡為暴而又惡禁暴者之反為暴也莒子亦執於晉今會者亦晉歸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名之也楚間鄭之從晉圍齊於是伐鄭是為寇耳況從逆臣之邪謀乎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恐諸侯之貳也

晉人執邾子

邾仍伐魯罪也然既同圍齊復盟于祝柯矣又執之

乎不書以歸旋釋之也何以釋脅取其田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田繫邾安得亂先王之疆理而取之自漷水隨漷水

為界著取之多也而晉脅邾與魯豈伯主之道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令也齊未服故也然伐齊而使逐君之賊尸其事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善士匄也晉前圍齊今又侵之非義也士匄至穀聞喪而還得禮不伐喪之義故善之穀梁曰臣不專大

名宜擅帷而歸命於介如其說不更善乎曰猶在晉境可也縠齊地駐師敵境遣介請命懈已軍心敵苟乘隙是棄師也況喪必不可伐豈進退可疑而猶待請乎帥師以出聞喪而還是不挾衆邀功而要之以禮也春秋書以示褒垂訓遠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髙厚

崔杼殺之也曷為書國葢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庶子

牙高厚傅之是從君於昏也然既君命立牙矣崔杼乘君疾革迎光而立之執牙而奪其位杼因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是爭權相滅者杼之本謀而亦光之所欲也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之逆固不得僅治杼之惡也由是政在杼而光之禍亦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據傳鄭人以盜殺三卿嘉知其謀楚午之師亦嘉所

名故殺之則嘉有罪矣乃子西子展遂分其室而鄭君亦聽之非義討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釋怨也不廢喪紀以修舊好禮也

城西郛

郛不繫邑國之郛也懼齊而國郛是城其守國也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士匄曷為至柯據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蓋士匄既返而過柯豹往會之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據傳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魯倚晉撓齊今晉齊平則勢去而孤立矣會晉而繼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庸為國有人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侵魯為齊也晉執莒為魯也今齊將從晉故莒先平魯一不伐喪而諸侯修睦禍患之興惟禮可以已之矣速者蔑子也未練而出會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服也齊之無道晉帥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不伐喪遂會澶淵招攜以禮服遠以德信哉然不伐喪

可嘉此盟究不足貴也光雖齊世子亦已廢矣乘父病篤執牙以奪其位是簒也衛剽亦簒也會列二簒晉盟替矣齊桓所不為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晉執邾子而使魯取其田晉於魯厚矣魯之報邾亦可已矣况晉甫為澶淵之盟魯邾咸與焉而又伐之可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嘗獲於鄭今書蔡大夫者蓋歸於蔡也蔡從楚久矣燮欲從晉正也且先君之意也蔡乃殺之以媚楚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也懼禍故奔但從楚為可罪耳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二慶廹之也書弟罪陳侯不保其弟也襄六年楚圍陳陳侯在鄬二慶使楚執黄以脅陳侯今因蔡燮背

楚又誣黃同謀蓋黃以親用事二慶欲介楚力除黃而專陳政也黃不奔他國而即奔楚將與蔡履同乎曰不同履見兄燮背楚見殺而奔楚者懼累也明巳之不敢背楚也則不與兄同心矣黃因二慶之譖而奔楚者辯誣也斥二慶之惡而欲楚討之也蓋猶有為國之心差優於履也然懼累者與辯誣者咸奔楚何也楚强而陳蔡世服焉倘奔他國楚以為討陳蔡必滅其家以說於楚不若歸命於楚其情得白庶免

於禍也因是見陳蔡之不可為也其臣非黨楚即畏楚滅無日矣

叔老如齊

魯與齊至澶淵而始平今修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據傳報向戌之聘也但戌聘於今五年矣今始報之哉蓋季氏與邾為姻邾與宋為姻此宿之私行而託

於聘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世公四如晉彼時魯國少事無求於晉而猶屢朝之蓋以公之朝為重也平公之立已六年矣公始如晉魯屢受齊與莒邾之侵伐求於晉者實多乃終平之世公僅一朝昭立而朝平者二其一為晉所辭至河而返而魯臣之聘晉者凡十蓋晉平即位溴

梁首以大夫盟政自大夫出矣故不以公之朝為重也而晉伯之衰世變之下比事益見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漆閭邱二邑名庶其食邑也以邑出為叛叛而歸魯則據其至魯而言來奔内外異辭也然舉地言奔則庶其之叛與魯之納叛兩明矣天下之惡一也執而返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利而為盜藪也且疆埸之釁多由納叛故書以示戒

夏公至自晉

庶其春來公以夏至則受庶其者季孫耳李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春秋内大惡諱此皆直書不諱者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與僖十七年公會淮未至而直書滅項義同

秋晉欒盈出奔楚

士匄逐之也然欒氏之積惡有自來矣書弑君而末

討黶又重之以汰禍起內亂天亡之也盈雖無大惡而亦失於閑家又承積惡宜有餘殃矣楚晉之仇也盈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入是無君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於交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則頻食也然漢世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

三年是也或傳寫誤歟抑天道遠而難知歟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以事王者事魯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云錮欒氏也士匄畏欒盈之多士也遂信譖而逐之又懼其為亂而錮之夫盈非有犯上可誅之罪匄實忌盈於國何有且逐盈而窮治其黨濫及無辜雖叔向之賢幾且不免今又使君會諸侯以錮盈而逞

其憾句亦悖矣哉而平公聽之非君道矣且此何事而勤諸侯乎失伯職矣卒之激盈為難幾致國禍焉

二十有二年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公孫嬰齊子也後書叔孫者為三桓止書叔者皆肸之後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云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今秋去楚適齊故復為此會以堅其約雖諸侯在列意專在齊也晉平狗柄臣之意為一亡臣再勤諸侯昏庸一至此乎齊侯在會蓋貌從而心違也明年夏盈入晉齊納之也及秋齊大出師伐晉以盟主而受伐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殺追舒以寵觀起葢藉口之辭楚子語追舒之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是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藉寵觀起以殺之耳其罪不至死且與其子謀非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已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魯既受庶其而寵安之故畀我繼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奔楚訴二慶也據傳陳侯亦如楚蓋惑於權臣而

為黃與二慶和解之爾楚召二慶不至遂挾陳侯以

圍陳二慶以城築之虐自見殺於役人故不得以討

賊書而稱國病陳侯也二慶罪有輕重故書及二慶

既殺黄歸易矣自楚因楚力也又以責黄之脅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盈既奔矣猶繫晉者士匄逐之非國討也責匄也復入者逆辭入晉則作亂以攻君矣罪盈也曲沃其舊邑也入晉後而入曲沃不克而據邑也不克而猶能據邑者曲沃不知有君惟知有盈也入晉蓋因曲沃之力不先書入曲沃者志在亂晉不在據邑也繼書入曲沃者據邑敵君猶欲亂晉也春秋備書之以正

逆臣之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盈入晉而齊伐晉傳稱齊隂納盈者信矣乃盈入不書自齊者盈以攻其君為罪齊以亂伯國為罪而盈借外權與齊助臣叛猶小矣故書入書伐舉重也伐衛遂伐晉者志本在晉而伐衛以先之欲晉之不備也盈亂於内齊撼於外晉蓋岌岌矣書以著齊之惡又以見晉之失道而名侮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義也救而次則赴義不勇矣凡直書救者成其救也有名為救而削其救者不成其救也次而救救而次則失救急之義而猶存其救也僖元年齊之於邢先次後救止而有俟遥為之援也然狄終去而遷夷儀猶賴其援也此年魯之於晉先救後次畏而不前姑助之勢也然齊終還而獲晏氂猶資其勢也此功罪之權衡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阿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乃孟氏效尤遂為紇禍其奔也自取之也

晉人殺欒盈

盈嘗為晉大夫殺不書大夫者既出奔楚義與君絶也書人者從討賊之辭稱兵為亂義當急討也

齊侯襲莒

輕兵以掩其不備曰襲葢無名不義之甚盜賊之為耳自晉未返遂襲莒不書遂者間有事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救晉不力因假聘以覵晉意倘晉憾魯即可白巳次于雍榆之故因再請侵齊以悅晉焉覵繼書侵齊其情見矣故侵齊雖羯帥師實豹之計也然前此當救而畏齊今又無名興師以媚晉怯於為義而勇於

為不義也取輕於晉為暴於齊戕民生結國禍其計
舛矣羯繼速為卿未練從戎亦非禮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矣襄三年以附晉也十四年以助晉也今
則晉吳不交十年矣何以伐吳晉伯既衰楚將復爭
諸侯故先制吳也前之兩伐皆命將此則楚子自將
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襲莒身傷兵敗不得不許莒成崔杼復伐之者從君之惡以悅君也夫杼以棠姜之故已畜逆謀猶從君而悅之何也蓋齊禍已成於伐晉杼順君而伐莒正所以重民怨啟鄰釁激伯主之怒倘晉來討斷不捨齊侯而責杼也君受其名而杼因執其兵柄則可制君而成其逆謀乃齊侯且悅其從已而任之不疑其及宜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齊莊新立晉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遂輕晉甚至稱兵伐晉故晉為此會將以伐齊然會而不伐不能伐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夫伯主將禁諸侯之擅相攻令伯國

受伐合十二諸侯而莫能令焉書之以著晉衰而失伯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閒晉之衰而爭鄭也三國書爵序楚子下惡從楚也晉平不綱諸侯解體啓楚人窺伺之階故前日同圍齊而楚伐鄭今方會夷儀而楚子又帥三國而伐鄭晉不能正齊之罰反使楚乘隙以為鄭患矣據傳雖有救鄭之文不書者不成救也

公至自會

止以會致其伐而不果救不及事可知矣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宜咎比匪固為罪然黄之復怨亦甚矣

趙鵬飛曰成襄以還諸侯從晉者其臣亦倚晉從楚

者其臣亦倚楚故其出奔者宋衛多奔晉陳蔡多奔

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君故春秋因其志而書

之以見其惡

叔孫豹如京師

據傳穀洛鬭毀王宫齊為王城郟葢齊既背晉故求媚於天子且以示義於諸侯曾與齊積怨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豹聘王且賀城葢假寵而釋齊怨爾然自宣七年茂如京師後今始一見慢王甚矣

大饑

民乏食曰饑大則異乎常矣備荒無政何以為國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杼又帥師矣齊侯襲莒而杼因之伐莒齊侯惡魯而杼又因之伐魯雖曰報羯之侵而意不在病魯魯人且知之矣而齊侯不悟則貪忿之心蔽之也趙與權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三年之間伐衛伐晉伐莒伐魯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宜其不免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莊乘父病篤而攘位當膺王誅然杼固導莊為篡

者也莊固杼之君也即莊侮大陵小亂杼之室亦惟

王治其罪杼惡得而斃之故書弑其君以正其罪至

州綽等死難而不錄者蓋以其死差足償其從君於

昏之責安得與赴義者比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為會以謀報齊之伐也夫齊伐晉私怨耳齊莊死

怨無可報矣惟是莊以弑死則人倫之大變義所當

討晉平宜釋怨以申義帥諸侯而改治焉執戮崔杼而置君以定齊則大倫正伯業光矣乃聽杼邪說反以弒君為伐晉之故許其納賂以求成天理滅矣夫杼以五月弒君晉以是月出會杼尚未知晉師之來祇以私忿弒君而欺晉以自解晉平不知其欺是許賊臣可弒君以與大國市也知其欺則是甘受其愚惟賂是貪以成其惡也故以會而不伐深著晉平之罪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是年復會夷儀慮楚復來先問罪於陳勝而入之然而非道矣鄭危國也以禮息民猶懼不靖而自開兵釁乎雖有辭可執勝而不有然書入陳猶責鄭也惟視無名陵小者差善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此之同盟左云齊成故也杜預因曰伐齊而稱同盟

明齊亦同盟但齊來者為崔杼歟概言諸侯可乎為杼所立之新君歟春秋亦何必為晉諱惡而渾言諸侯耶據傳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是杼與新君實未嘗來則諸侯者葢會夷儀之諸侯也乃盟書同何也晉受賂縱賊諸侯不能徧有賂也晉懼失諸侯故同盟以要之使不叛晉耳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夷儀之衛侯剽也入夷儀之衛侯衎也衎入夷儀與鄭突入櫟同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也其入也期復其位非簒也不書歸者晉惘衎失位命衛與之一邑國猶剽有不可言歸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先與楚俱張故曰荆舒庸蓼鳩三國皆舒也今皆滅矣滅國悉書著吞併之罪傷興滅繼絶之無人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責鄭也入之伐之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小國在吳楚之介文十二年楚圍巢蓋久屬楚矣吳伐楚至巢巢附楚不聽其過故門于巢門者攻其門也卒者死於兵也諸侯伐國不名今吳子名蓋以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也自輕以死於兵責吳子也而巢人黨楚之罪亦具矣君殺於敵曰滅吳子不言滅者蘇轍曰死而非獲也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受父命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剽又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罪宜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葢以王法治剽則簒也宜討也使獻復國有道請於王而治其簒亦可也至於衛人凡立剽之朝者剽固其君也況甯氏親助其簒父子臣之者哉不正其罪則權臣之輕議廢立者有所藉口矣且獻既以晉力入夷儀

喜亦懼禍之及獻又以荀反政由甯氏誘之則喜弒剽純為其私而已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邑背君曰叛林父首逐獻公矣今剽弒而獻將歸故入於戚以叛逐君而復叛君書之所以誅也春秋之季大夫皆崇其私邑叛而不能討天下之亂成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位未絕也國本其國不幸而出有歸道焉弟

誘喜以惡已因為利失其道矣故斥而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為孫氏故將討衛荀吳來聘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近戚晉黨孫氏討衛而疆戚田取衛西鄙以與孫氏故會澶淵也卿例書名傳以晉為趙武宋為向戌貶稱人也但宋果向戌肯居鄭下哉蓋晉宋皆微者故良霄居宋上耳敢先宋不敢先晉伯故也

禮以勢易也然晉為會而使微者何也黨孫氏不義也疆戚田細事也趙鵬飛曰晉平亦知此舉為不義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也然何以使魯以君親之移惡於魯也蓋晉主此會則得謗林父事晉最謹衛逐林父晉莫之恤則愧林父晉素有德於魯故使魯主之則恩歸於晉怨歸於魯所以有荀吳之聘斯有澶淵之會也是也然晉平何利為此其臣尸之也六卿專晉久矣羽翼叛人使交為亂然後已為亂而莫

之討也晉陽朝歌之入以至韓趙魏之分晉此會啟之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目宋公責之也世子國本而至於殺讒故也內嬖外奸而奄寺為之附會其禍成矣乃晉獻殺申生獻與驪姬謀之宋平雖寵芮棄本無殺痤之心而棄也連奄豎結權奸共造讒而殺之可畏哉獻終身不悔平猶能徐悟而烹伊戾似與獻有間矣然芮棄之寵向

戍之任不少衰嗣爲世子者即棄子也雖烹伊戾奚益哉略造讒者而目宋公端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孫甯之罪一也孫逐君甯弑君然衎正而剽不正不得謂逐輕於弑矣晉宜先執林父以正逐衎之罪次執喜以正弑剽之罪且返戚田而定衎位則伯職修矣若止治喜則已陂況不以弑剽執喜而以争戚與戍乎不義甚矣故書人以著其悖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楚而請伐鄭也以死要之遂以四岳之冑而卒于

荆蠻失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蒲魚之後楚三伐鄭前此楚未得逞猶有諸侯之救

焉今晉無能爲矣故伐而莫救而鄭亦不禦以使其

逞蓋安攘之業隳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靈莊相繼齊爲魯難殆三十年景始立而通好賢於

日尋干戈者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引楚爲會以弭兵也春秋之季其亂極矣周有明

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是厝火積薪

之下也緣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戌之愚悅其名之美遂欲博以為功然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敝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拾楚楚反張矣既引爲會必有所要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楚計必出於此晉慮不及而無以拒之案中外之防褻王爵之貴假荆蠻之權重諸侯之困天下之大變也故書以謹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罪應討乃衛獻約以政由甯氏則其大夫耳惡其專而殺之則殺其大夫耳然使以弑剽討喜將為義討乎非也喜與晉里克不同也克殺奚齊與弑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弑剽獻實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也惠殺克不以其罪獻殺喜難言其罪故皆不去其官克之殺由於惠喜之殺請之於免餘獻口未許而心許之故皆稱國以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喜納獻與鱄有約獻殺喜鱄惡其食言故奔王樵曰書弟責衛侯也書奔於殺喜之下見鱄為喜出亦責鱄也初鱄不能以大義動喜乃從獻公政由甯氏之約則信不近義言不可復殺喜者此一言也不自咎始謀之不臧乃病失信而薄兄弟之恩棄君臣之義乎再三止之而不止決於自絶坐不向衛亦已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請交相見晉許之矣又欲爭長衷甲為劫盟之狀而故使晉知之武懼而謀於叔向遂先楚夫交相見諸侯屈於楚盟先楚晉亦屈於楚楚主夏矣猾夏不足言也閱四年會虢仍先楚又閱三年楚且合十三國而獨會申執徐子伐吳滅賴甚至滅陳滅蔡其禍愈烈何弭兵之有至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蓋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既先楚矣春秋豈能先晉而亂其實故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

楚之陵晉之偷具見而存中國之意亦寓矣大夫繫之諸侯者是時大夫無諸侯矣存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左以逆命為貶亦非也季氏欲輕貢賦之數使魯視邾滕則失位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專之可也況命出季氏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侯殺甯喜石惡其黨也故奔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又納其叛國益弱矣至是來朝趙鵬飛曰邾子匿怨而來非得已也姑忍以存社稷耳左以爲時事誤矣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交相見之禍見矣公將如楚先聘晉以請命弭兵其名疲於奔命其實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弑君慶封黨之既而杼家亂封因除杼以專齊令盧蒲癸王何逐慶封齊人因求崔杼之尸戮之而改葬莊公封來奔魯受之齊人來讓遂奔吳夫齊莊之弑從死者皆倖臣今爲之復仇者亦倖臣也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者亦卿大夫之恥也慶封歷諸

侯而入吳其後楚執而討之又中國之恥也陳傅良曰齊滅崔氏而尸杼於市經不書者佚賊也崔杼弑君偃然在位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得以盜名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據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陳傅良曰諸侯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書公朝于王所見王之衰書公如楚見伯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至乙未為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不書閏者范甯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之常體也是也文六年不告月書閏譏廢政也哀五年葬齊景公書閏譏殺恩也則特筆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者王朔之始諸侯有王事則從王無王事而在國則朝正於廟禮也前此公如齊如晉而或廢朝正已為失禮然伯國猶以尊王為名惟先書如後書至即足正其失今朝僭王之楚楚無王而公亦自外於王朔而無王矣故特書在楚夫昭公失國居外春秋書所在今襄公因朝而出何與失國同辭葢國建於王自外於王朔而無王即與失國者等且失國書所在存之也此書所在責之也乃公在楚在魯而當國

者誰乎季孫宿也宿專國自託居守使公朝楚楚外蠻也辱甚矣又虎狼也危甚矣且因公在外取卞尚為有君乎故書王正以正公之無王書公以正季氏之無君書在楚以著公之辱與危且明非公志也乃公所以在楚者何止公送葬也天王甫崩不奔王喪而送楚葬乎不書楚葬惡其虢而削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留楚葢七月外屈於楚內疏於臣其至危之也然自

楚告至固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也書弑何以不稱其君閽賤不可謂之其君也胡安國曰左以吳伐越獲俘以為閽亦適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凡事有是非心有公私時之諸侯皆背公而失是即其是者不純是公者不純公然彼善於此恒錄之如城成周關乎王室城虎牢繫乎中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合乎恤患是也今晉平以杞出而城杞則私矣然使杞果危亂當城豈可反以親故置之許其是恕其私可也乃杞未聞内憂外患而欲完其城晉平止可自遣大夫以助役何侈然合十一國之衆代任其勞且非時役民不亦悖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魯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杞本公爵莊二十七年始見經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及此年三稱子餘皆稱伯穀梁以為時王所黜近之然亦不應倏升倏降至此闕疑可也李廉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命歸杞田非公義魯歸杞田非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許翰云臣放

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奔書非也夫以不可訓而改之將春秋所書皆可訓者耶蓋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實信經可也燕有二其一姞姓此則姬姓而國在北故以北別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小朝而大聘猶曰僭也內朝而外聘不更辱乎是楚以齊晉之待魯者行於魯也宋之盟爲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王法所當治也然其世子則有父之親君之尊而敢肆大逆人理滅矣故書以正其罪商臣不誅般又襲迹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災與卒連而貫以日見以災卒也伯姬之室夜失火保傅不至不下堂逮乎火而死或疑其輕生非也夫子制義婦人守貞其道殊也伯姬以成九年歸宋今已老矣而一貞自守臨危不亂葢灼知禮重於生其心素定也然則宋平無罪歟曰迫不及待情可原也

閒災緩赴其罪大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諸侯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稱國禁專殺也殺世子與弟目君甚之也今書天王殺其弟與列國目君者同文何歟曰天王異於諸侯者得討有罪耳非遂可以殺無罪也無罪而殺則凡弟之情無貴賤一也據傳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尹言多等殺佞夫則佞夫無罪也雖尹言多等殺之承王意耳故目天王以殺而書弟深病王也王道親親以及天下忌其弟以嫌疑殺之宜諸侯之不服而周不

復興也

王子瑕奔晉

瑕與儋括同奔晉意與括同謀乎儋括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魯人高姬之節使卿會葬然非禮矣內女書葬者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歿也紀叔姬媵也不得配君之謚此書共姬從夫謚也從夫謚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

許爲鄭仇奔許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不書復入者方奔即入也然方奔即入亦有以激之也則公孫黒之專伐而鄭伯不能以法馭臣亦具矣

鄭人殺良霄

討賊也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書誅避王也征誅惟王行之諸侯雖伐有罪不書征雖殺有罪不書誅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責臣子也今世子為賊而國人且奉之為君無臣子可責矣所望者鄰國能申大義耳今不能討反使人會葬人理滅矣故書以罪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故稷之會直書曰成宋亂子弑其父而諸國定之自蔡般始然定之之

實在於會葬葬以魯會而書他國無從而見也會葬之後晉合十二國於澶淵而魯復不與是魯黨賊而晉與諸國反似討賊矣即下無討文亦似欲討而不果也故特書曰宋災故而諸國之不討賊而黨賊具見矣蓋宋不戒於火自亡其財小事耳大合諸侯不討賊而謀歸宋財不亦傎乎左乃云謀歸而無歸故諸國書人而曰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謀而不歸晉之失耳於魯何諱焉且會而不踐其

約者多矣他皆無尤特於歸財一事揭其故以尤之是春秋貴惠不貴道也蓋諸國書人以歸財事細卿不行也魯為宋姻卿共葬事相恤之事必厚故此會轉不與也黄仲炎曰晉屢失討賊之義使楚竊而行之故楚旅以討陳亂為名而縣陳楚虔以討蔡亂為名而滅蔡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楚宫别宫也公辱於楚歸而不發憤修政反慕荆蠻不度之宫勞民以效之且即以楚名遂薨於此其志荒矣非僅小寢失正之比國勢益屈強臣愈横曷怪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卒毁也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子般子惡傳以

為弒子野獨以為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與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弒之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趙氏此言爲得其情蓋君貴正終必書地薨而不地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敢遽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分則子繼君即君也安得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書葬安在子不書葬況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宮曷爲次於

季氏則當於季氏是問矣且公薨閒四月如子野已有毀形季氏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有毀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毀卒蓋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子野必憤襄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萌邪謀以為子之喪親可以毀卒因加至美之名於君以惑羣聽且立其母親娣之子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隱故直與見弑者同文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禮諸侯之喪大夫會葬今滕子親來而魯受之皆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程子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偽是讀春秋之法也傳記密州事與庶其同蓋皆以子弒父也安得不嚴其誅經於彼稱國於

此稱國人則罪不在其子矣趙匡謂左傳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以字當作之字傳文偶誤後儒承誤而不敢改是也然展輿立於國人既立之後不能討賊不子之罪亦莫逭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俞　鳯

謄錄監生臣呉裕昆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上

庚申景王四年在位二十有五年子王猛立是年辛弟敬王立

昭公

名稠襄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野卒於季氏以毁告昭公子野之母敬歸之娣子

也叔孫豹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
母非夫人不當立其娣子季氏不從蓋襄公諸子有
長而應立者季利昭幼越次立之耳昭後為季所逐
殞身於外嗣子復為所擯不得有國擅廢立君至於
此極其亦何所不為乎然則子野之卒不得不於季
氏是問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盟也圍專楚權欲耀上國故尋盟宋之盟楚因晉有晉楚匹也之言而先晉則尋盟宜迭為先矣今請讀舊書則仍先晉蓋圍意不在盟在駕晉而已自是圍遂簒位而專主夏盟中國胥被其害武之罪大矣春秋書會不書盟亦猶以存中國云爾

三月取鄆

前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欲取而未得今諸侯方尋宋弭兵之盟而季以兵取鄆莒人愬於會幾為國禍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者秦景母弟其父寵之太過使富擬於君所以奔也寵過而失道猶書弟者其過小非得罪宗社也而凡不能容亦有責焉人倫之際多蕪罪之辭欲各盡其道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自晉悼之伯不復事於戎狄平公甘棄前緒使諸侯

南向朝楚乃復有事於羣狄盖六卿日强皆有厚自封殖之心故棄遠歆而逐近利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按左氏莒子生去疾及展輿去疾長也而未立展輿立矣而又廢廹莒子既弑去疾奔而展輿立則立於賊矣然未與聞乎弑苟能因立而討賊雖立於賊無傷也不能討賊則罪人耳去疾奔而復自齊入者挾大國之力以爭國耳亦非志於討賊也故書入以罪

之以長而宜立故繫以莒乃展輿亦繫莒者已立也既立於賊又不能討賊故雖逾年不稱爵亦罪之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於利也帥師不惟備莒亦以劫鄆以猛濟貪也季孫取鄆而自有之故使叔弓散鄉也盖惟季是聽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據傳麇為圍所弒而經書卒胡安國曰四年圍大合諸侯於申若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賊不必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故權輕重而畧其篡弒以扶中國非也夫亂賊不討如成宋亂之類春秋曷嘗諱之哉家鉉翁曰弒而書卒者如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不書弒而弒之實見今經惟書楚子麇卒是傳所載未審也蓋圍所弒者麇子宜為嗣者耳傳

所載殺其二子㢧及平夏如魯子般子野之類而非弑麇也麇病革圍自外急歸乗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當時誤傳為弑麇耳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與比兄弟也麇卒而圍篡比懼出奔非其罪矣何以書以圍之罪不著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前此晉聘魯者九未有以上卿將命者趙武以偷失諸侯今韓起嗣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干國紀數矣鄭人畏其強不敢討今又將作亂以疾不果始因其疾而殺之則所以討罪者非其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晋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晋

據傳公以晋少姜死而往弔為晋所辭是公動不以禮而晋人猶知以禮尊公也然按之情事殊未然蓋公喪方畢似喪畢而朝即使媚晋而弔少姜公尚在路晋安從知為弔少姜而預辭之哉是必季孫先通言於晋耳季孫久結晋卿以擅魯襄公末年君臣之釁已開子野又暴卒於其家雖其事甚秘國人必有疑焉今公如晋季孫安得不畏其訴已乎故逆阻之

左氏所傳晋之飾言也盖無辭以拒公而託於少姜

耳穀梁曰公如晋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晋而得入惡

季孫也是也然則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晋

人下比之迹不待貶而皆見矣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来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伯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固失道矣然其臣比而逐君罪可逭乎書奔責君也亦罪臣也國有君而奔無臣子矣書名者國已立君也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去歲夏書大雩旱災也自冬歷春兩書大雨雹則其災尤重而為異大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欲合諸侯而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蓋猶懼晉之爭而憂諸侯之不從也乃晉不敢爭諸侯遂靡然從之先書楚子傷中夏之無人也

且楚子弑賊也諸侯推為盟主天下之大變也由晉平不徳諸侯離心勢既外潰六卿専擅權復内移列國强家爭附之以固其私咸怠於公義矣故使元惡肆行流毒天下目徐書爵者楚主會而徐其與國不得不詳之也革楚號而正以王爵故亦革徐號而正以王爵也淮夷列會者來會故列會也

楚人執徐子

徐既從會矣楚子將伐吴徐子吴出也遂以為貳而

執之陳傳良曰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晉楚會宋以弭兵也今楚伐吴吴固晉同姓而同盟之國也而晉竟若罔聞也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奔吴吴槃以齊者以賊討也罪在齊而討於吴者義無所逃也先執後殺緩辭也楚子意本不在封因伐吴而執封吴不可下而封為吴之所庇故殺之

以威吳也然殺之之心雖私而以賊討則能正其罪矣不從討賊之例而書人何也楚子亦賊賊非可以討賊也然次會伐之下將公之諸侯乎亦非也諸侯從楚而已更不得冒是名也故會先楚子執徐子復書楚人者惡之也伐首楚子執殺慶封不書楚人者削之也然則封之為賊齊之失賊魯與吳之容賊楚子非討賊之人諸侯無討賊之心其義皆具矣

遂滅賴

既伐國矣復滅國焉書遂甚楚暴也滅者亡國之善
辭左氏載賴子面縛之事似失其實

九月取鄫

鄫已滅於莒魯乗莒亂取之莒也內滅國書取鄫已
滅矣又罪其滅者存鄫也鄫周之建國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乙夘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去也去中軍而併於左右二軍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而仲叔之民尚有屬公者今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獨為一軍二家各一而合為一軍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無一民屬公且季氏獨為一軍軍復擇焉則季氏强矣不但公若綴旒即二家亦弱而制於季氏也季氏又不欲尸其名使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氏之黨盛

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伐吴屈申克朱方執慶封而楚子猶以其不致命於吴而惡其貳故殺之則非其罪矣家鉉翁曰楚靈之篡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為保身家計耳而卒不免從逆者宜知所鑒矣

公如晉

公如晉為晉所辭今復如晉者内逼於臣故忍恥以

自結於晉也公動無失禮為晉侯所重而晉臣譏之
其言公非知禮固當但所云干盟淩小四分公室皆
季之罪乃釋臣而罪君乎昭處積衰遠責以政令在
家不能取亦苛論也其意不過欲晉侯遠公有言不
信耳然則晉臣之黨惡而醜昭見遂其罪莫逭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来奔
邾莒之大夫不書名微也今牟夷以地来故書之著
其叛而罪魯納叛也及者以大及小也襄二十一年

公如晉宿納邾叛今公如晉宿又納莒叛季實受其
利公虛被其惡晉且欲以是止公謬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凡七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
成禮而反然以受牟夷為莒所愬幾見止焉歷三時
始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既納莒叛莒人来討復挾詐以敗其師不義甚矣叔

弓帥師為季役也鄭玉曰晉方欲止公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其罪見矣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楚始通越也晉通吴以病楚楚效之亦通越以病吴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楚前伐吴猶假慶封為名今何名乎據傳吴伐楚而楚修怨耳圍身負大惡恃强逞

暴諸侯從之皆黨惡也先儒乃以為善楚而進越過
矣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晋
前公之在晋也晋平欲止公范鞅諫之而止盖鞅以
宿納叛而執公公必有辭而諸侯亦不服故託師討

為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來拜莒田以解其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辭而自比於晉隸謟晉以重自託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貨盡晉平為臣所愚而助季柳公使無以自立不知禍魯且終以自禍矣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伊戾譏世子痤而向戌為之徵寺人柳譏華合

比而華亥為之徵事出一轍而平公皆不悟也殺痤而父子之恩絕逐合比而君臣之道睽矣夫寺人近君作奸為易然必與外臣合而其奸斯售故小人以類合而內外恒相結其始也君為所眩及其勢之成也君且為所挾蔓不可除國且由之以傾覆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頻伐吴卒不得志自是遂舍吴而肆毒於陳蔡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既聘晉故不得不聘楚楚圍暴詐不惟季孫養安不行即二家亦憚遠役叔弓季之私人聘楚蓋季孫之意傳者多以附楚責公失事實矣

齊侯伐北燕

納北燕伯而不果也不書弗克者弗克有二非義不可則力不足也晉納捷菑力能而義不可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事義而齊力有餘安得曰弗克以受賂中止故削其納而書伐見不為義而為暴也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春秋内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之者多言會至於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於彼而此從之也齊魯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来聘魯未嘗報聘及慶封来奔而魯

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既睦於晉且南連楚東婚吴齊實懼焉今之平盖齊求於魯故曰暨

三月公如楚

公屢朝晉而不禮今朝楚豈公意哉不得已也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疆自謂能得魯侯盖知季孫擅國公若寄生聞楚有命必廹公以出而不敢違耳時公婚吴吴楚仇也楚若怒公公不返矣季氏之陷君於危也罪可勝誅哉幸楚不敢因

朝執公恐阻諸侯向楚之意故公得返耳然迫於强

令而遠朝楚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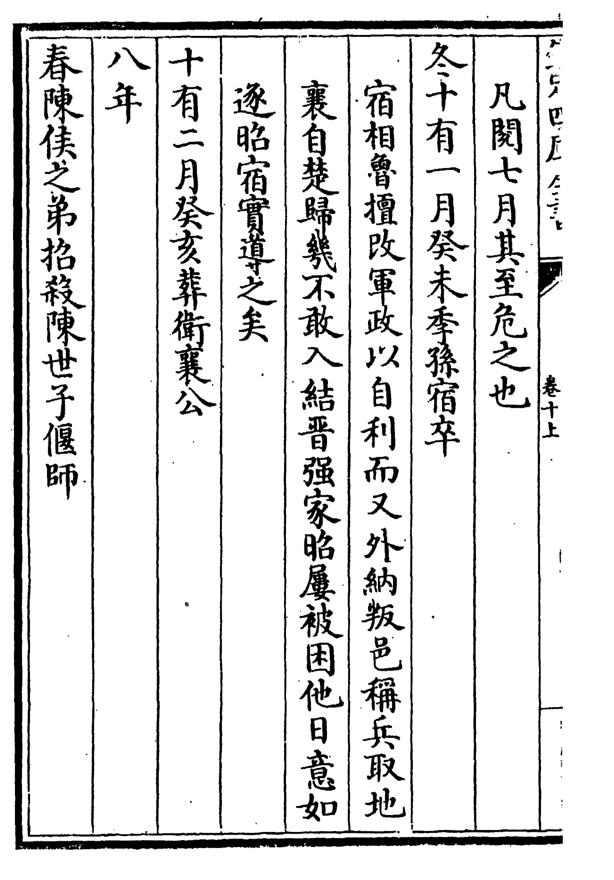
與齊平矣故盟以結好涖者前定也蓋定於平之日

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凡閔七月其至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相魯擅改軍政以自利而又外納叛邑稱兵取地

襄自楚歸幾不敢入結晉强家昭屢被困他日意如

遂昭宿實導之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虢之會招以陳公子書矣今曰陳侯之弟變文也罪招並罪陳侯也偃師既為世子矣又屬少子留於招何為乎招為介弟以義匡君使各安其分可也乃從君之惡而又甚之乘君之疾遂殺偃師而立留特書弟者著其親以重其惡也一事而再舉國蓋以世子繫國明國本也國本既戕君隨以隕且致大寇宗社以傾其禍大矣然非假招以權而私屬之不至此書弟而繫以陳侯溯禍本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侯因偃師之變恚而自縊是其寵留而畀以强輔不過欲厚其勢以安之耳非有殺偃師之志也乃欲兩利適以兩傷且由是而身死國亡其愚甚矣

叔弓如晋

賀虒祁也舉魯以見諸侯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以赴告為職世子之死與庶孽之立非行人能

與也而楚殺之蓋因陳亂以為利故殺不辜以懼陳耳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立於拾不書子者立非其正不成為君則猶是公子也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嫡庶辨矣

秋蒐于紅

周制四時之田蒐苗獮狩乃經止書蒐狩且狩止三蒐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狩于郎譏遠也莊及

齊人狩于禚譏親仇也蒐教振旅苗教茇舍獮教治兵狩教大閲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閲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非因田也素之忌備可知也郎之遠禚之親仇則志在從禽不在習兵也故交譏之也自莊而後田不書於經者六世蓋或爲近禮之常或其失已見於前而可畧者也至昭而季氏專魯取公之軍而與二家私分之今之蒐則私家之耀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故書之以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

蒐者擇而取之順春生之令不多殺也三桓意不在獵故非春而蒐示衆以不貪於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以非公所爲故不書公以示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據傳招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令招歸罪於過而殺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衆殺之辭傳之所載似未審也程端學曰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爲文也但不與招殺正

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爲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罪乎
高氏又謂不書招殺過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如是
則過乃篡逆之黨經亦不書殺其大夫矣意招以過
同受屬而誣之而國之大夫亦懼楚討而共殺過以
覬免故經書陳人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奐

楚莊與圍皆假討陳亂為名然莊能正夏徵舒之罪故予以討賊之辭而稱人以殺即有利陳之心然旋取而旋舍之則其罪輕矣故止書入楚圍亦賊本不可以討賊且本無討賊之心故直揭其貪利之實而舉師言滅雖執招而放之已失賊矣故存其公子之稱如恒辭也然招之逆人皆知之即招殺過以自解楚圍肯甘受其愚而末減乎家鉉翁曰意招自知罪重卻兵開門以納圍圍德之而免其死爾是也孔奐

見於宋之會亦陳卿也以為有罪則傳無其文以為無罪則經去其官杜預以為招之黨亦意之耳闕疑可也陳自鄬之會逃晋從楚而卒滅於楚盖不能自立而失所從可責而亦可哀乃晋與諸國皆坐視而莫救更可責矣

葬陳哀公

賈服以葬哀公在殺孔奐之下謂為楚葬但楚之出也稱師既滅陳矣執與殺皆可以師言之至於葬豈

可以師言哉是葬與上不相蒙則左載輿櫬袁克葬之似得其實夫國滅不葬此書葬者穀梁曰不與楚滅是也然葬以魯會而書陳不克赴魯無由會何以書曰次年陳災亦豈陳告乎而經復書之蓋皆以存陳耳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於是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

於陳經獨書魯者諸國畏楚各自往會之不可以衆會書也夫諸國縱不能救陳亦當同心疾楚詎反旅見以媚之乎書以病諸國也尤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逼於鄭嘗遷于葉矣今又不能自守欲遷以近楚楚從而遷之故以自遷為文程端學曰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亦可以觀世變矣

夏四月陳災

外災告則書陳滅矣則誰告胡安國曰時叔弓會楚子於陳目擊其事歸語陳故而魯史書之耳是也袁克葬陳侯據弓所聞而書陳災據弓所見而書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公處積衰乃以囿為樂乎其志荒矣亦季孫以此蠱君也凡奸臣竊國必娛君於遊觀使荒於政以棄其

民而已乃逞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陳鮑以私憾相爭至動干戈於國内皆大逆也乃陳鮑逐欒高陳又逐鮑而陳氏遂篡齊矣書來奔罪魯納叛也季孫為之也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鞌之戰四卿並書蓋由怒齊掃境興師也自此以後疊書諸卿者則又以四分公室之故也不屬於公而無所統故並書於冊也但四分公室者三桓叔弓何與焉蓋季孫得二其一自帥其一屬之叔弓爾陳傅良曰叔弓佐意如故序於仲孫貜之上是也魯間晉衰欲一舉滅莒其惡甚矣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者圍改名也名者諸侯之終事故般以見殺名虔何以名惡誘殺也般與虔皆賊賊殺賊不與以討賊之辭可耳斥而名之何也蓋虔非討般般之弑十有三年矣虔屢與之會盟今既滅陳又謀滅蔡故誘殺

般欲乘虛以滅之也斥而名之盖以重其惡胡安國曰楚虔殺般貪得一時流毒後世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惡而名之其慮遠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虔之殺般也必曰吾以賊討之今既殺之又圍蔡何則不得假討為名而滅國之志見矣棄疾從昏盖自為也崔杼從齊光之昏而弒光棄疾從楚虔之昏

而卒弒虔弒逆者即從昏者為之也可不察哉陳傳

良曰滅不言圍言圍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圍陳已而

滅陳曷不於此病晉蓋蔡固守三時晉已合九國于

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公生母也蒐曰大著僭也魯之僭舊矣而三桓擅君

權以亂王制其罪尤大況君母未葬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前倚齊以病魯魯因倚晉以弱邾今邾益弱大夫盟之卑邾也喪不貳事季講蒐禮仲從會盟無君甚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自宋虢會盟之後晉日偷矣楚遂主會而肆其暴荀吴以不恤亡國為辭故勉為此會以謀救蔡不書救不能救也虔頓兵於蔡諸侯共赳孳之義也且前以

弭兵為盟楚背盟肆暴其欲無厭諸侯懼矣則用衆之力以遏凶燄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僅遣使如楚又不能以義責楚而為蔡請命焉卑屈已甚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而卒滅之列序諸國大夫見晉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為也不待貶而惡見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據傳葬齊歸公不慼恐係季孫之誣辭未可遽信以

為公罪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般之出世子有居守䖍既殺般遂以師圍蔡圍之而蔡不下歷八月而始滅滅矣而有不降故執陳傅良曰執者弗臣之辭均之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歸未嘗臣之書執以歸是也用之者怒其久拒楚也稱世子者公羊謂不君般故不成其子非也父死國圍窮廹捍敵未暇立乎其位則世子其本稱也世子

即子也有之痛父抗仇盡命以死與民共守無忝宗社其於世子之道盡矣善惡各以其身豈得以般故累有耶書滅書執書用賢之也亦閔之也是般之餘殃也可為亂賊之大鑒然楚虔之惡天王不能討方伯不敢問春秋傷之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奔齊十年矣齊前伐燕而不果納今復納之

也書于陽盖拒於強臣不得歸國也不名與衛侯入于夷儀同所以正君臣之分也而燕人之罪大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不受為莒故也納莒叛敗莒師伐莒國皆季孫為之明年晉執意如亦知罪之在矣而辭公何哉盖

公至晉而不問莒故則無以服莒釋季而罪公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而曲為季氏地不使公得盡其辭穀梁謂季氏不使公遂乎晉得其情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蓋成得臣之孫與鬬氏同出莫敖楚子信譖託討莫敖之餘而殺之則熊無罪也故稱國以惡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據傳季孫不禮於南蒯蒯與公子慭謀去之以强公室慭以告公未幾而敗蒯以費叛慭遂奔齊其謀是而其道非也至是公與意如之釁已著其謀公益急矣

楚子伐徐

楚執徐子矣又伐徐何也高閌曰徐為吳姻楚疾吳故遷怒於徐非也王樵曰楚已滅陳蔡將事於北方

而患吳撓其後故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其言伐徐之故是矣尚未盡虔之情也虔滅陳蔡遂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傳載其欲求周鼎為分逆志見矣不旋踵而死於乾谿天道也亂賊宜知懼矣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晉不恤陳蔡而事於狄逐利自私之計耳直書而罪自見不書將與師闕文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者季孫采邑曷為圍之叛也叛者為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魯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為帥用大衆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生叛哉可為營私者之戒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虔之弒諸儒多沿公穀言棄疾脅比立之遂謀弒虔而歸獄焉比貪其位不得不受其名春秋使比首惡明君臣之分以止亂也但果棄疾倡亂復脅比先立而圖其後春秋豈肯使棄疾漏網况虔初篡而比奔晉棄疾遂臣之今謀弒之乃不以君臣之義治棄疾而專罪比乎又臣比而旋殺之是再亂也篡而終乎其位是愚者空受惡名而黠者得志又豈所以止亂哉今據經而考左傳乃知為亂謀弒者實比首

也觀從假棄疾之命名比而比即来何為乎乗釁圖簒耳虔在乾谿比有内應故書歸易辭也襲蔡而棄疾逃棄疾猶不知也盟鄧之後始合謀矣入楚而殺虔之子令於乾谿而潰虔之師虔不得不縊而比遂立焉則弑虔非比而誰即虔亦有應討之罪然比前奔晋避禍耳今歸楚逐利耳非討虔也比因親争國故書公子以著其情固不得不書其君以正其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正棄疾之弑君何也兩人同志乎簒比以長而先立棄疾譎而殺之是賊殺賊也未可謂之其君也雖棄疾之陰險更甚於比然亦由比啟亂而棄疾踵而甚之耳兩書公子見其因親爭國其惡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楚亂弑殺相尋晉昭一為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使乗人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

既昭衆皆用命必無楚矣不此之為而徒會雖會亦奚以為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盟不言諸侯劉子亦與也襄二十五年重丘書同盟晉楚猶未成也自盟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今因楚亂可以同矣乃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耀兵甲不能辨分以服人志而盟王臣不亦悖乎雖强要使同而僅同矣自是人益失望故晉合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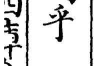
止於此

公不與盟

晉受邾莒之愬以辭公也晉昭此盟無名不義固不以得與為重然魯陵邾莒亦有罪焉拒不使盟不為公諱者罪在意如不在公也晉亦知罪之在而輕辱公故書以著其惡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意如之執得其罪矣然其罪僅陵小已哉其尤大者






在無君而專魯晉誠能請王命以大義癈之反邾莒之侵疆而魯之四分者復歸之公則魯國順正邾莒感悅諸侯咸畏威懷德伯業修矣抉之以歸何爲哉盖晉君惟臣是聽其臣與意如以氣類相倚但外示威而心非行義也故書晉人以惡之

公至自會

不得與於盟故以會致或以爲公不頒盟則往會何爲乎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

棄疾借陳蔡之力而有楚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秋所書若陳蔡之自復何也盖蔡爲王室之親陳爲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之子吴者陳世子偃師之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陳侯也書名者著其人也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虔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棄疾之復則削之抑之也所以尊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前滅於楚而

今歸其國則制於荆蠻之實亦有不能掩者雖得復國之機究非復國之道卒爲楚滅亦積漸之勢然耳曷怪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而葬魯會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盟不得與復如晉何將欲免意如而請之歟晉固不因公而赦意如也將因晉執意如或可相機而愬之

歟晉豈因公而討意如乎其見拒也固晉之惡亦自取也

吴滅州来

州来國名吴楚之中要害處也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辭公晉臣為之也執意如晉君為之也執而卒釋君不勝臣也始之執以魯侵邾莒致乏貢於晉也此之

釋以魯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也因邾莒以執而不問魯與邾莒之是非因魯以釋而若魯爲季之魯非公之魯利不顧義也公見逐之禍成矣晉亦由此而卒不振利之爲害大矣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微國之大夫不見於經今莒子卒而書公子意恢盖貴戚之卿而受託孤之寄者也不言大夫以親重也而殺之則莒亂可知據傳公子鐸殺意恢逐嗣子郊公迎君之弟庚輿立之不書者盖古者敵國不廢喪紀莒魯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尚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其後庚輿來奔而魯受之嫌怨益深故郊公之入亦不告春

秋即事以明王法不必備其事也胡安國曰庚輿入國不書而出奔則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夫庚輿以叔篡姪是奪嫡也入國何以不惡之意恢以公子書豈郊公反以君而微之乎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過也餘祭也夷末也約兄弟相傳以致國乎季弟札令夷末卒札宜立矣而不立或譏其以讓釀亂非也

盖札之讓見於過之初欲立札至夷末卒左氏無傳惟公羊云季子使而亡則夷末之失也盖夷末宜令札在朝以繫人心烏可輕使於外迨將卒之時如可待季而無患則命待之如不能待宜深明季之節而以國授過之子光則得嗣續之正亦愈見季之賢乃憒焉以歿而夷末之子僚遂冒居其位是釀亂者夷末豈季子哉如以季之亡為病但出使而亟歸是貪位也其亡未可厚非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主之祧久矣成六年書立武宮以示譏立而有事相沿之失其失小矣且歲事之常不勝書此以去樂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籥文舞也其入也先文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蓋諸樂皆去非獨籥也廟祭事重臣卒何以去樂以弓在廟涖事而變禮也春秋常事不書失禮則書然變而得禮亦書使後世議禮者有考也胡安國曰按禮載君於祭不

得成禮者詳矣而不及大臣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不可告也然涖事而卒禮雖未有可以義起縁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縁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

夏蔡朝吴出奔鄭

朝吴蔡之世臣忠於蔡亦有功於楚故楚平信之而使輔蔡今之奔由楚之讒人費無極傾之故蔡人忌

而逐之也則朝吳無罪矣何以書責蔡也亦閔蔡也

蓋楚平復蔡亦一時之權宜而非其心蔡雖復猶制於楚而蔡侯又不能御其臣下至逐其信臣其何以國楚平初怒無極及聞逐吳以翦蔡翼之言遂不之罪後更信而任之以為楚禍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信哉

六月丁己朔日有食之

是月傳載王太子壽卒王室之亂兆於此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伐鮮虞矣今又以卿帥大衆而伐之書以見其務近攻以闢地而昧遠圖也荀吳屢帥師中行氏强也

冬公如晉

盟而拒朝而辭不敢以為恥而又朝朝無以拒之遂謀止之皆晉臣黨季之故也其拒也可恥其受也可憂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景爭伯也晋既不能遠畧齊果省德明政以糾合諸侯繼桓之烈可也乃内不治而事外且徐未聞有罪齊師無名矣祇以徐居齊南鄙楚平繼亂新立不能顧徐故乘釁以逐利耳其無成宜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殺凡二皆楚也書之深惡之也戎蠻書爵盖亦曾受王命者失名故楚子亦不名且與蔡有差矣故畧

之也

夏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今夏始至傳以為見止信矣季有罪而釋公以無故而止意如之結晉以陷公至於此極其後興兵討之固非其道然亦廹於不得已世徒見昬臺之請而責公始禍亦不察其情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今執於晉而親往會葬者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蓋晉交不固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